



外国游记书丛

WAIGUÓYOUJI  
SHUCONG  
KAFUKAYOUJI

# 卡夫卡 游记

〔奥〕卡夫卡 著  
孙龙生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外国游记书丛

---

WAIGUOYOUJI

SHUCONG

卡夫卡  
游记

〔奥〕卡夫卡 著

孙龙生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外国游记书丛  
卡夫卡游记  
〔奥〕卡夫卡 著  
孙龙生 译

---

责任编辑：张国岚                      装帧设计：李文侠  
美术编辑：宋丕胜                      责任校对：康董康

---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102号）

---

经 销：新华书店

---

850×1168毫米 1/32 7.75印张 170千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11.00元

ISBN 7-80611-549-8/I·537

# 灵魂的放飞

——序《外国游记书丛》

当人们蜗居一隅封闭困惑的时候，当人们为生存奔波厌倦疲惫的时候，当昔日完美的大自然已为它不肖的子孙——人类蚕食鲸吞而终至支离破碎的时候，只有你不时地还享有那绿草丛中的酣梦，做一次灵魂的放飞。亲临山涧、高阜、古墟及茸茸的草地，或坐或卧，让娇艳的花、婆娑的树、奇崛的岩石、爽飒的风、飘逸的云陪伴你，做一个清丽的梦：梦见清清的水流、潺湲的小河，梦见野花燃遍的小山坡，梦见唐诗中牧童的笛音，梦见鸟儿悦耳的啼鸣，像一阵轻灵的音乐雨，将你淋透，而后雨过天晴，在你阴翳的心田上引进阳光，在你苍白的生命里融入色彩。

是的，你是游旅的主人，纪游的主簿，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不能发。游历时，心有山水，舟车所至，云烟朝暮，竹柏阴晴，林泉众独，猿鸟悲愉，一切皆入心腑，而山水之胜境自然声名遐迩。山水有待而人人神往，惟事、惟诗、惟文。文章故事，可以让山水有神，犹如高照千山之外的秋阳，朦胧的光线灵空得如同饮醉的月华，透着微醺，透着温柔。有

想于斯，我们先行编纂《外国游记书丛》。范围旁涉西方诸国著名纪游作家，内容杂驳，为风俗，为方物，为著作，为耶稣，为画苑，为宦游，为边防，为宗教，而独以山川游历为最。斯套书丛，借游记为规，而内山水其中，借山水为规，而内事与诗文其中，释灵魂于放飞之处，撷其深秀，成一家之言。

英伦斯蒂文生氏，驱驴入山，探幽觅胜；美利坚梭罗氏傍湖筑屋隐居，或观察、或倾听、或沉思、或梦想；法兰西高更放居塔希提，德意志歌德游历意大利，投入地、尽情地或体验或感知，以自己的感情和生命。

德诗人诺瓦利斯如是云：“心灵的宝座是建立在内在世界与外面世界的相通之处。它在这两个世界重叠的每一点。”就在这些重叠的点上，伟大的文豪们创造了一片风景即一片心境的美学境界。用他们永恒之笔、灵慧之眼、颖悟之心、不朽之人格，唤得真实、独特、灵动和新鲜，留下永恒的审美体验。

这些游记不仅超脱于作家自我的肉体躯壳，而且超脱于自然的物质外壳，任凭灵魂的放飞，绝对自由地翱翔于无限广漠的宇宙之中，去追寻永恒的美。

它们不仅是宇宙的永恒，更是人类精神的永恒所在。

编者

1995年2月

## 译本前言

卡夫卡是现代派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被尊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鼻祖。西方评论家还将卡夫卡列入更高层次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家族。

卡夫卡生前既没有享受到这个荣誉，也并没有刻意追求这个荣誉。

卡夫卡的一生，外表上生活单调，经历平凡，默默无闻，无权无势，性格懦弱，孤独内向，精神抑郁，体质虚弱。然而他的内心是复杂的，他的思想是深邃的。

在他短暂的一生里，他不断汲取前人的营养，孜孜不息地向艺术顶峰攀登，探索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写实主义文学领域里开拓了一种划时代的艺术表现手法，成了现代派文学的先锋，现代西方世界“异化”的揭示者，现代审美意识的阐述者。

几十年来，西方卡夫卡研究的热潮此起彼伏。卡夫卡在中国被认识有着一个曲折的过程。不管怎么说，现在中国研究卡夫卡的专家、读卡夫卡作品的人愈来愈多。

随着时辰的流逝，人们认识的变化，我国的评论家和读者对卡夫卡其人的独特、其艺术表现手法的奇特，认识得越来越清楚。卡夫卡“荒诞离奇”的故事和“晦涩艰深”语言里的深邃思想也不断被挖掘。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包括了《卡夫卡游记》的《外国游记书丛》，无疑会对我国读者了解卡夫卡其人有一定的帮助。

日记对作家来说，是最直接敞开心扉、倾吐心声的地方。旅游日记更是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发表坦诚看法的场所。

可是卡夫卡在其不长的一生中，几乎没有到远地旅行。他旅游或疗养，也只是在附近几个国家的一些地方，如巴黎、苏黎世、威尼斯、慕尼黑、弗里德兰等。卡夫卡到1911年才单独记旅游日记。在这之前他也许将某些旅行或出差的见闻、感受记在平时的日记里了。所以这里在卡夫卡单独的旅游日记前面选译了一些平时的日记。

卡夫卡在日记中，有时候也许记上他构思的一篇小说的开头，或某个人物的设计……日记里有他对人生、对世界的态度，对写作的执著，对孤独、痛苦的描绘，对工人的同情……看过他的日记，再去研究他的作品和思想，会对读者更有裨益。读者也许会从平凡而孤独的卡夫卡在身后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得到如此高的荣誉这一事例中获取某种启迪。

在日记前附有《卡夫卡小传》，它能为读者较全面地认识卡夫卡提供更多的资料。

译者

1995. 4. 北京

## 卡夫卡小传

弗兰茨·卡夫卡，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卡夫卡是希伯来语，意思是“穴鸟”。他的曾外祖父叫过这个名字。据卡夫卡母亲回忆，这位曾外祖父对宗教信仰极为虔诚，学识也非常渊博。卡夫卡母亲六岁的时候，这位曾外祖父便去世了。卡夫卡的曾外祖父家有许多藏书，房间里的墙脚下也堆满了书。曾外祖父每日都要到河里游泳，即使在隆冬季节，也从不例外。要是河面结了厚冰，他就凿开冰层，跳进水里。

卡夫卡母亲的曾祖父，也就是卡夫卡的外高祖父，也是个极有学问的人，比他儿子——即卡夫卡的曾外祖父——的学识还要广博。在当地，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都非常尊敬他，他在这两派教徒中都享有极高的威望。卡夫卡母亲的曾祖父有四个儿子，一个儿子后来改信基督教，成为一名医生，其他三个不久便死了。后来只有卡夫卡母亲的祖父躲过一切灾难，幸存下来，并生了一儿一女。那个女儿就是卡夫卡的外祖母。

卡夫卡在日记里只提他母系方面的祖先，可见母亲方面



的家族对卡夫卡的主要影响。

卡夫卡母亲的出生地巴特·博德布拉特，是波西米亚的一个小城镇。这里居住着不少虔诚但却怪僻的犹太世家，有离群索居的学者，有性格古怪的医生，有荒谬反常的单身汉，有乖戾不经的教徒，他们都显得与世格格不入，但目光并不远大，而且体质孱弱。卡夫卡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长大的。

卡夫卡母亲父系方面的亲属大部分是商人，他们在经商中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算得上是比较开化的人。

卡夫卡的曾外祖母自杀除了宗教上的原因外，可能还因为她儿子——即卡夫卡的外公——在妻子死后一年马上续弦的缘故。卡夫卡母亲四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外祖父和外祖母都相继去世，她在父亲和继母的照管下长大。

卡夫卡母亲的父亲，第二次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与其前妻的四个孩子加起来一共六个孩子。这些孩子长大后，各奔东西，走自己的生活道路去了。

卡夫卡母亲的长兄终身未娶，在西班牙创业，一帆风顺，发了大财，卡夫卡称他为“西班牙舅舅”。卡夫卡母亲的二哥在非洲混了很长时间，也发了大财，最终在巴黎结婚成家。卡夫卡母亲的三哥也是一个商人，不过生活极为平凡，生有三子二女。卡夫卡母亲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却是个性格极为乖张的人，但非常有知识，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唯有他拥有不少藏书。他表面冷淡，但却为人厚道，乐善好施，且谈吐诙谐幽默。他也终身未娶，后来在特里施当一名乡村医生。卡夫卡很喜欢这位舅舅，后来也经常去那里看望他。卡夫卡创作的《乡村医生》不能说跟这位舅舅毫无关系。卡夫卡母亲的另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也是终身未娶。在所有的兄弟中，他

的性格最为古怪、最为内向，后来改宗天主教，是个非常孤寂而又滑稽可笑的人。卡夫卡也许继承了他母亲家族成员的某些性格特征。卡夫卡本人身上表现出来的神经过敏、恐惧胆怯、腴腆懦弱，是有其根源的。

卡夫卡受父系方面亲属的影响很少。卡夫卡父亲赫尔曼·卡夫卡1852年出生在波西米亚南部的一个不足百人的小村子里，出身贫寒清苦。赫尔曼十四岁离开这个小村，出外做生意谋生。他总想挣大钱。后来去服兵役。退伍后定居布拉格。过了几年，他动用了妻子的陪嫁，开了一家经营服装首饰商店。赫尔曼时刻不忘自己的苦难童年，他后来也是这样教育孩子的。在当时人们想要踏入社会上层，获得社会的尊重，那就必须要向德意志上层靠拢，首先必须要学会德语。由于出身低微，赫尔曼有着很大的自卑感。因此，他将他的子女都送进了德国人办的学校里念书。

卡夫卡的母亲与卡夫卡的父亲出身不同，母亲出身于富裕的、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属于德国犹太市民阶层的家庭，父亲出身于清苦贫寒的捷克地区农村里的犹太无产者家庭。

卡夫卡从小是在布拉格的捷克人的环境里长大的，他熟悉布拉格旧城的每一个角落，并对它们感到十分亲切。

卡夫卡1889年秋天开始上学。卡夫卡从小就倔犟淘气，调皮自怜。他后来回忆说，自己身上很少有符合老师胃口的东西。他从小就有着一一种幻觉的恐惧感。在去上学的路上，他总觉得路上会发生许多事情，总觉得有一个幽灵跟在他的身后。他总觉得送他上学的女厨师会到老师那里告他的状。

卡夫卡的父亲是个脾气相当粗暴的人，根本不管卡夫卡的学习和生活，只是在吃饭的时候对孩子发上一顿威，指手画脚地作一番指示，其余便是玩牌、狂叫、大笑、抽烟斗。卡

夫卡就是在这种不正常的环境里，在这种充满混浊烟雾的空氣的屋子里成长着。卡夫卡在父亲的面前失去了自信。后来他性格上变得优柔寡断，神经过敏，不能说没有他父亲对他伤害的影响。

卡夫卡长大成人之后，对父亲的蛮横教育十分反感，这在他有名的长文《致父亲》中描写得十分深刻、详尽。在1910年7月19日的日记中也可看出卡夫卡对这种教育始终不忘。

当然，母亲遗传给他的多愁善感、孤独寂寞，在他的思想和生活中也有极大的影响。

1893年，卡夫卡进入一所旧奥地利的文科中学。学校是一座巴洛克式的建筑，离卡夫卡家只有几步之遥。卡夫卡父母为儿子选择了这所德意志人办的中学，用心是良苦的。因为这所学校是哈布斯王朝培养优秀者当官的地方，这正合卡夫卡父亲的心意，他把逾越社会等级地位向上爬的强烈愿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了。

卡夫卡在中学里接受的是强化教育。沿袭了几十年的陈旧校规像是套在学生头上的紧箍咒，学生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被压抑着。枯燥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束缚着学生的思想，古希腊对卡夫卡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其他便是废话连篇的德文教科书和卡夫卡认为一钱不值的宗教课。显然，卡夫卡在中学时代就对宗教采取了坚决拒绝的态度，虽然父亲在他十三岁的时候为他举行了用希伯来语死记硬背的坚信礼仪式。

卡夫卡到十六岁时已经非常拥护反宗教团体组织“自由派”言论。他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要是年轻的卡夫卡只有反宗教的意识，而没有受到其他哲学思想影响的话，那么，他后来的思想不会变得那样激烈的。那个时候起，他同情社会

主义，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当然有着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他阅读赫尔岑、克鲁泡特金等人的作品，他还参加“青年俱乐部”的集会。这个时候的卡夫卡一反过去的腼腆、孤独，公开表示了自己的思想信仰和政治立场。他渴求结识朋友。

然而那个要抹杀他的个性的学校和家庭的教育、那个他所遇到的现实世界，使卡夫卡丧失了自信。在这样的境遇里，卡夫卡只能钻入到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去，对别人敬而远之，他虽然衣着朴实，举止腼腆文雅，对人十分和蔼，也十分尊重别人，但神情显得窘迫不安，并拒人于千里之外，令人莫测高深。显然，他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的社会是格格不入的。这里，一个冷漠的、独自冷峻思考的少年卡夫卡已经成型，也为他以后欲改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而不能的悲剧埋下了种子。他执著地追求孤独，在众多学生中，他显得文静内向，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不过，他觉得越是一帆风顺，就越担心最后的结果会变得越糟。他在内心里已经为自己建立起一个有条不紊的世界。

在读书期间，卡夫卡除了冷峻思考、认识杂乱的社会现实、建立自己的内心世界之外，便是在写作中寻找慰藉了。开始的写作对他来说当然是艰难的。在开始写作时，他一连写了几页，他觉得作品中有一股寒流紧逼着他，他感到了世界的冷酷，他决心寻找熊熊的热火，烧热这个世界。

1901年7月，高中毕业考试一结束，卡夫卡就去外地吸了几个星期的自由空气，希望从学校的压抑中解放出来。不久，他便进入布拉格德意志大学。选修化学只十四天后，便转而学法律去了。可是法律讲座枯燥寡味，激不起他的兴趣，他旋即又去听艺术史讲座去了。他后来还听了德国语言文学讲座。卡夫卡曾决定去慕尼黑大学深造德国语言文学。可是

他只在慕尼黑待了几天，便又回到了布拉格重新学起法律来。可是他对法律讲座的兴味并未增添多少。现在在保存的当年卡夫卡听法律讲座时用的讲义的空白处，还留有他当时乱涂乱写的手迹。

在大学期间，一到放假，卡夫卡便去农村看望他最喜欢并敬仰的那位当乡村医生的舅舅。在他后来写的短篇小说《乡村医生》里就有这位舅舅的影子。他在农村玩得很开心。

在大学里，卡夫卡还对尼采产生了兴趣。然而这使他经历了一番痛苦磨难。后来，他更为冷静、仔细地观察世界。他摆脱了华而不实、追求华丽、狂热的艺术迷惑，回到了真实、简朴中来。他潜心阅读名作家的生平、日记和书信，他读拜伦、格里尔巴策等人的日记，他读歌德等人的书信，他读叔本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他认为：我们应该读那些伤人、刺人的书……我们需要的是让我们痛苦、不快的书……书必须是砸碎我们心中冰海的斧头。这其实就是卡夫卡渴求认识自己的吼声。

他经常作自我剖析，爱作判断，这个由环境造成的精神世界，使他去学习法律。1906年6月，卡夫卡竟以柔弱的体质完成了艰难而紧张的八个学期法律学习，获得了博士学位。他觉得还了家长的一笔债，也为自己争得了某种自由，他可以从事其他的事情。

1907年10月，卡夫卡进入保险公司工作。他对保险事业很感兴趣。为了写作，他又埋怨工作，埋怨时间不够用。他像野兽那样，贪婪地吞食着所有的工余时间。

卡夫卡的挚友马克斯·勃罗德最早地发现了卡夫卡的才华。他发现卡夫卡从来不说一句空话，显得独特，富有耐心，气质超然，有着苦涩的幽默感和深刻的洞察力。他将卡夫卡

引进布拉格文学界，并鼓励卡夫卡不断创作新作品。马克斯称赞卡夫卡是新时代真正的叙述大师和心理描绘大师。卡夫卡也承认自己完全受到了马克斯的影响，卡夫卡十分赞赏马克斯的充沛精力、出众的社交能力和不知疲倦的工作作风。

在工作中，卡夫卡自然也显示了他的工作才能。不过，他生性孤独，不愿与外界往来，他总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完全陷入了自己的写作欲。除了1907年完成的《乡村的婚事》外，1912年秋，他还完成了《美国》（当时为《销声匿迹的人》）的大部分、《判决》和《变形记》。卡夫卡把1912年看成对自己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这个时期，也是卡夫卡心灵中恐惧频频出现的时候，他恐惧虚无的真实，他恐惧一切。他恐惧外界侵入他的内心世界，他恐惧内心深处的自由被罪恶夺走，他恐惧自己以后没有好好生活而后悔。这为他以后三次在矛盾的、痛苦不堪的订婚事件中挣扎埋下了种子。他的这种自怨自艾、自我批判，在最后的十年中变得越来越强烈。他认为，唯有潜心写作才能说明他的生活是正确的。

1913年8月，卡夫卡向菲莉斯·鲍威尔正式求婚，可是又说自己在工作岗位上正走向毁灭，自己唯一的志趣在写作，婚姻并不能改变一切。1914年6月1日，卡夫卡在柏林与菲莉斯订婚。后来，卡夫卡并没获得自救，又于7月12日与菲莉斯解除婚约。

解除婚约、大战爆发、远离家庭为卡夫卡提供了对他来说求之不得、但却又感到恐惧的孤独环境。一年多后，他进入一个新的创作阶段。这个时期写成的有：《美国》最后一章（整部小说未完）、《在流放地》，并开始写作长篇《审判》。还将得意的短篇《法律面前》从一个章节中取出，单独成篇发表。

从1914年9月22日到12月6日，他写了四百多页书稿，其他还有较长篇幅的信件。他的短篇小说《判决》是在八个小时里一气呵成的。

1915年，卡夫卡重逢菲莉斯，独租一屋，继续写作《审判》。

1916年，卡夫卡写作了不少短篇，其中有未完成的。1917年，经医生确诊，卡夫卡患了早期肺结核。卡夫卡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在当专业作家的决定中动摇不定，在结婚与不结婚的犹疑中挣扎。7月，他与菲莉斯第二次订婚，又于12月第二次退婚。

1918年11月，卡夫卡在布拉格东部的一个小城镇结识尤丽叶·沃里泽克，她是位捷克姑娘。1919年，卡夫卡第三次订婚，这次是与尤丽叶，当时并不为人所知，只是在后来发现了卡夫卡给尤丽叶妹妹的一封信，人们才知道卡夫卡第三次订婚又退婚的事。在这一年里《在流放地》问世。同年11月，卡夫卡写下了著名的长信《致父亲》。在信中，卡夫卡理由十足地抨击了父亲对他的粗暴和冷淡。

1920年4月，卡夫卡去米兰旅游，在那里住了三个月，结识米雷娜，她是一位聪明、勇敢、追求自由的捷克女作家。卡夫卡与她结成深厚的友谊，并对她无限信赖。卡夫卡将《美国》和《致父亲》的手稿都交给了她。在卡夫卡的一生中，米雷娜是唯一得到卡夫卡莫大信任的女子。12月，卡夫卡结识年轻医生罗贝尔特·克罗普斯托克。

在这期间，卡夫卡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作，直到1920年秋，他才重新奋笔疾书，写了不少短篇。

1921年冬至1922年春，卡夫卡在布拉格完成了短篇小说《第一首歌》。1922年1月，卡夫卡写作《城堡》。3月到

6月完成《饥饿艺术家》。

1923年，卡夫卡在波罗的海海边的一个度假村结识多拉·迪曼特。9月，卡夫卡出人意料地在柏林与迪曼特同居。写作《地洞》、《一个小妇人》。

1924年3月初，卡夫卡病重，被接回布拉格。4月初，卡夫卡入维也纳瓦尔德疗养院。不久，转入维也纳大学医院。最后转入维也纳的吉尔林疗养院。克罗普斯托克和多拉寸步不离地日夜守护卡夫卡，直至6月3日卡夫卡与世长辞。他被埋葬在他又爱、又恨的、又想离去、又被吸引的布拉格。他在遗嘱中请求焚毁他的全部残稿。



●  
目  
录

译本前言 .....	( 1 )
卡夫卡小传 .....	( 1 )
<b>旅游日记</b> .....	( 1 )
1910 年 .....	( 3 )
1911 年 .....	( 17 )
1912 年 .....	( 68 )
1913 年 .....	( 78 )
1914 年 .....	( 92 )
1915 年 .....	( 129 )
1916 年 .....	( 138 )
1917 年 .....	( 143 )
1919 年 .....	( 145 )
1920 年 .....	( 146 )
1921 年 .....	( 147 )